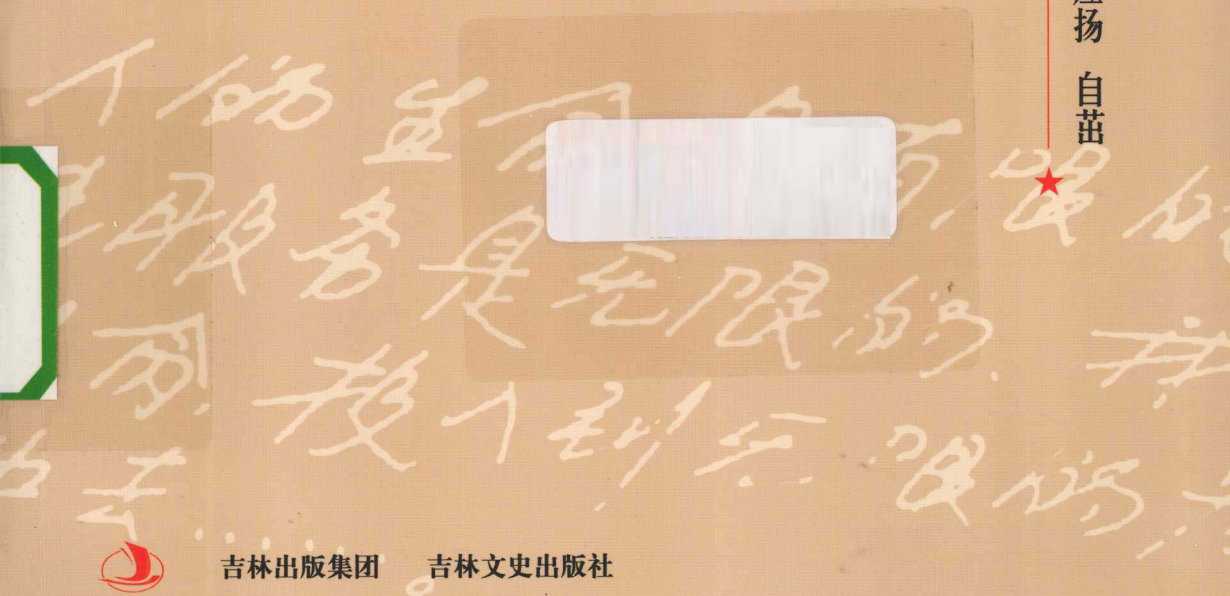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编著

应扬 自苗



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

雷锋

应扬 自茁 / 编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— 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雷锋/应扬, 自茁编著. —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13.2

ISBN 978-7-5472-1459-6

I. ①雷 ... II. ①应 ... ②自 ... III. ①雷锋(1940 ~ 1962) — 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3070号

雷 锋

LEIFENG

编 著/应 扬 自 茁

策划编辑/马 华

责任编辑/崔博华 于 涉

装帧设计/DAS工作室

出版发行/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地 址/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网 址/www.jlws.com.cn

印 刷/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/72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/360千

印 张/18

书 号/ISBN 978-7-5472-1459-6

定 价/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雷锋生平	001
雷锋的故事	005
雷锋日记	151
雷锋书信	225
雷锋诗歌	243
雷锋文章	261
雷锋大事记	269



雷锋生平

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

可是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，

我要把有限的生命，

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……

雷锋

雷锋（1940—1962）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。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生于湖南望城县一个贫农家庭。七岁就成了孤儿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，被送入学 校读书。一九五六年高小毕业后，在乡人民政府和中共望城县委会当通讯员和公务员，被评为模范工作者。一九五七年二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。以后参加根治洧水工程、团山湖农场和鞍钢等建设，多次被评为“劳动模范”和“先进生产者”。

一九六〇年一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编入工程兵运输连。他立下誓言：“我要坚决做到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、投降……把我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。”入伍后，他刻苦学习毛泽东的著作，努力改造世界观，苦练杀敌本领，以强烈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，自觉地为党分忧，经常想到国家和集体，克己奉公，把自己积存的钱全部支援人民公社和灾区人民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、有利于国家的人。”

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日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次年升任班长。他除完成本职工作外，还想法为党多做工作，经常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做好事，助人为乐，“把有限的生命，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”。入伍不到三年，荣立二等功一次，三等功三次，被评为“节约标兵”和“模范共青团员”，并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。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因公殉职。

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，国防部命名其所在的班为“雷锋班”。同年三月五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，号召全国人民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。周恩来总理题词：“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，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，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，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。”从此，全国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，涌现出成千上万个雷锋式的先进人物。



雷锋的故事

青春啊！

永远是美好的，可是真正的青春，

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，

永远忘我劳动的人，永远谦虚的人。

雷锋

苦难家史

湘江岸边，洞庭湖畔，有个望城县。这里地处湖南东北部，东望长沙，南倚湘潭，是个水泽密布、人烟稠密的地区。雷锋的老家，就坐落在望城县安庆乡一个叫简家塘的村子。雷家祖辈租佃唐家田地，因而居住在地主唐四滚子的庄屋里。庄屋原有两进十二间房，三面环山，四边有塘，聚居的多是唐家的佃户。

雷锋出生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，在家中排行第二，因为他生在农历的“庚辰”年，家人为他起乳名庚伢子，大名雷正兴，后来改名叫雷锋。他的家贫穷简陋，只有一张桌子，几只凳子，两张竹床，一口柜子，全都破旧不堪。在雷锋出生的时代，中国还处在风雨如磐的旧社会，满世界都是凄风苦雨。日寇的野心和兽行蹂躏着大半个中国，再加上汉奸、走狗为虎作伥，原本就已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更加没有活路了。在极其严酷的民族侵略和阶级压榨下，不过几年的时间，雷锋的爷爷、爸爸、妈妈、哥哥和弟弟就相继死去了。

他们都是怎样被万恶的旧社会吞噬了生命的呢？

根据雷锋的记忆，他的祖父名叫雷新庭。这位老佃农佃种唐家地主的两担（约合十亩）山地，“二五”开租，就是说，无论年成丰歉，打下的粮食一半得交给地主。雷新庭早年丧妻，无力抚养三个儿女，只得将两个女儿都送给邻舍做了童养媳。不幸的是，这位佃农似乎并不擅长劳作，却偏爱读书，上过一年私塾，给人留下知书达理的印象。他高高的身材，皮肤白净，性情温和，举止大方。就这样，他在地主的重利盘剥下，很快就破产了。就在小雷锋刚刚学会叫爷爷的时候，他

便因为无力交租而遭到地主的逼债，最后满怀遗恨，凄惨地死去了。

雷锋的父亲雷明亮是家中的独生子，生于一九〇七年。他行动敏捷，头脑聪明，是个好后生。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，他身上寄托着父母光耀门第、坦荡做人的理想。他还不到十岁的时候，父亲就按当地的风俗，为他接来一个年仅六七岁的小女孩，做他的童养媳（即后来雷锋的母亲雷一嫂）。一九二〇年，年仅十三岁的雷明亮被父母打扮整齐，和青梅竹马、耳鬓厮磨、同甘共苦、亲如兄妹的童养媳——张元满成了亲。那时的张元满年仅十岁，却生得聪明美丽。

小元满的父亲是个手艺高超的铁匠，名叫张春华，一家人住在长沙县霞凝港，平日里和乡邻有很深的感情，但家中却极其贫困，赶上灾荒年景，日子就过得捉襟见肘。在元满出生之前，贫穷的影子已经紧紧罩住了这个多子女的家庭，元满的姐姐——一个被人们看作“赔钱货”的小女孩已被迫送进了设在长沙的“育婴堂”。生下元满时，家里依然无力抚养，只得忍痛把她也送进了那个美名在外的“育婴堂”。其实那个由外国人开办的孤儿院并不是个可靠的活路，夜里常有小小的尸体从那里运出，被丢入湘江。但走投无路的父母再也顾不得骨肉之情，只能怀着九死一生的希望，把亲骨肉送去，也算脱去一件生存的包袱。

当时育婴堂里有一位名叫杨一娣的女用人，住在简家塘附近。这个美丽、坚强、懂事的小女孩，使她心里产生一股强烈的喜爱。她不忍心让小元满在育婴堂里受苦，就不顾自己家境贫寒，毅然把她抱回了家。善良的杨一娣把小元满当作自己亲生的女儿，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，给小元满的幼小生命带来了一段快乐的时光。就是后来长大成人，她也一直把河边村的杨一娣家当作自己的娘家。怎奈当时日子越来越艰难，小元满五六岁时，杨一娣再也无力抚养了，便把她送给雷家做了童养媳。

在雷家，小明亮上山砍柴，小元满便在旁采野菜，小明亮下田，

小元满便做他的帮手。在村里旁人看来，俨然是一对恩爱甜蜜的小两口。雷明亮人小志大，很快就成了持家务农的行家里手。农闲时，他也不肯闲着，挑起一支扁担，做起了“河西”米生意。湘江以西的白米挑到江东长沙，不过二十里旱路，价格却能涨出一倍，年轻气盛的雷明亮当然不会错过机会。

时光流转，在苦难深重、百孔千疮的华夏大地上，兴起了农民暴动的风潮。湘江流域成了农民运动的中心地区。勤劳勇敢的雷明亮早已恨透了地主老财，他参加梭镖队，手持红缨枪，投入了火热的打土豪、分田地的浪潮。那是贫苦人扬眉吐气的日子。梭镖闪闪，口号震天，地主豪绅威风扫地，泥腿子当家做了主人。那是怎样激动人心的岁月啊！几千年来，封建地主阶级残害人民的特权被砸碎，到处是“一切权力归农会”。农会有权力，有武装，吓得地主老财魂飞胆丧。那个恶贯满盈的“唐四滚子”虽然举家逃往长沙，但没有人来收租已经让雷家欢乐无比了。

不过，农民的好日子并不长，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，仍然掌握着旧中国的命脉。从广东兴起的北伐革命很快就被投机革命的反动派葬送了。随着反动派的反攻倒算，地主劣绅纷纷组成还乡团，穷凶极恶地向造反的贫苦农民反扑过来。

被地主老财恨之入骨的雷明亮在家乡住不下去了。他逃到长沙，辗转找到一份差事，到“仁和福”油盐号做了伙计。这是一份辛苦的工作。扛盐袋，抬油桶，装船卸车，买里卖外。他凭着一股犟劲，任劳任怨。他的勤奋忠实和智慧稳重终于博得了老板的器重，他被老板委以“先生”的重任，得到了优厚的薪金和待遇。他家里的日子，也逐渐有了兴旺之色。

却不料祸从天降。一九三八年，日寇进攻长沙。溃退的国民党军队为给日军留下一座废城，纵火焚烧长沙。雷明亮当时正在码头照看

货物，迎面碰上溃败的国军强拉挑夫，他们不顾雷明亮的据理力争，诬告他是汉奸，围上来就把雷明亮痛打一顿，打得他体内受伤，日后时常吐血、便血。“仁和福”油盐号的老板见他伤得不轻，只得打发他回简家塘家中调养身体。

为了给丈夫治病，雷一嫂只得卖掉所有的粮食衣物，买来中药西药。当苦心用尽不见好转之时，她跑到庙中，磕头烧香，祈求菩萨保佑。怎奈丈夫已是伤了元气，哪里是一时半刻能调养好的。一晃几年过去，家里已经不起折腾，败落下来。眼看着憔悴的妻子和瘦弱的儿子起早贪黑侍弄庄稼，风吹雨淋，备受劳苦，却爱莫能助，只能病在床上，耐心将养。过了许久，他才勉强恢复了体力，盘算着再去找那个帮助他实现理想的“仁和福”油盐号。当年的老板不忘旧情，把他引荐给一家用人的商号。然而他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体魄和劲头。新老板很快就对他产生了不满，加上他又在上工时压伤了脚，行动不便，就干脆客客气气地辞了他的工。

一九四一年，他又回到了凄凉寂静的简家塘老家。此时他的次子雷锋刚刚降生不久，身心疲惫的雷新庭又大病卧床，一家人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病的病，满眼都是孤苦无助，笼罩在不祥的阴影里。大年临近的时候，催收租谷的，放高利贷的，纷纷逼上门来。有钱人杀猪宰羊，鞭炮声中过大年，雷新庭却再也无力从悲郁的病痛中挣扎出来，他不想撒手离开自己的后代，恨自己无力帮衬病弱的儿子、做童养媳的女儿、可怜的大孙子、嗷嗷待哺的小孙子，无力把他们从债主的魔爪中拯救出来，一口长气没上来，就愤懑地死去了。

雷明亮强打精神，又下田劳动了，可是身子却力不从心，稍过劳顿，就会咯血便血不止。田土上的收获去掉租税，所剩无几。为了寻找一条生路，只得和一个名叫彭德茂的同乡伙伴走出家门，到公路边、码头上为有钱人抬轿子。就这样，他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，凭力

气挣几个小钱，勉强度日。家中的粗细活计都留给了雷一嫂，有牛的使牛，没牛的使人，可怜那瘦弱的再伢子还不足十岁，就下田顶了耕牛，拉犁耕田，让为娘的痛碎了心。

谁知就连这样的艰难日子也不长久。一九四四年，日寇攻入了长沙，见人就杀，见房就烧。住在长沙郊外以及长宁公路两旁的百姓都开始“逃反”，进山里躲避战祸。雷家也加入了“逃反”的队伍，逃到了一个叫做宁家冲的山沟。一家人风餐露宿，获得了暂时的安全。但是，逃了兵灾，却躲不过饥荒，能吃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，死亡就在眼前。

这时，雷明亮执意要回家看看，一是想寻找点儿糠菜粮渣救活家人，二是牵念着两间茅屋是否还在，他还有一个梦想：如有万一的机会，他还想找“彭大炮”一起去抬轿。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，肩负一家人性命的当家人的心情，是谁也扭转不了的。雷一嫂不许他回去，情愿一家饿死也不自投虎口。小小的雷正德及更小的雷锋也抱腿搂腰地强留他，但是，他不想坐以待毙，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宁家冲山沟。

当他肩扛一支青竹做就、油光闪亮的扁担，从山路中走出来，看见了他的穷家时，他是怀着怎样酸楚的心情奔向它啊！在最初的感觉中，他可能有惊鸟归巢的快意；他将能带回充饥的食物、御寒的衣物解救亲人。可他却不知道两只真正的恶狼——日本国的兽兵已经发现了他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他包抄过来。

两个日本兵以刺刀相逼，命令他到长沙去“苦力的干活”。雷明亮在日兵的拖拽下奋力挣扎。可他哪里是壮如野狼的日兵的对手。他们把他摔在地上，用枪托、扁担像打击一只沙袋那样打他，直打得他口喷鲜血，昏死过去。

天色已晚，终于有人发现了他，将他抬回家中，雷一嫂也闻讯赶到，与两个孩子哭作一团。那时候，黄瘦憔悴的雷一嫂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，精神与肉体的致命摧残已使她举步维艰。她到庙里烧香，拜菩萨。山

穷水尽中的穷苦人们，最后总把求生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，然而神灵却从来不保佑穷人！

雷明亮的病情不见好转，剧烈的咳嗽后便是喷涌出口的鲜血。他想活，一切能治病的草药、偏方他都大汗淋漓地强吞下去。他以一种十分留恋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妻儿，看着窗外乌桕树颤抖的绿叶，从来不说一句泄气的话。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对亲人的无尽忧虑，使他生命的终点延续到一九四五年的春天。

天空中，春天的燕子在自由地飞翔，茅屋中，两个小燕似的孩子却围着哭号无泪的妈妈，悲声震天。虽然包括雷一嫂在内的雷氏家庭、雷家的亲邻都知道受了致命伤的雷明亮必死无疑，但到这一天果然来临了，仍使人悲恸欲绝。他仅有三十八岁的年纪，就在一九四五年春上死去了。临终前，他对痛哭的妻子和孩子们说：“不要怕那些狗豺狼，只要活着就要报仇！”

他至死不忘报仇，因为他是死于日本兽兵之手，人们在为他痛哭时也同时想到了遇难的其他乡邻，因而产生了悲恸的共鸣。他曾经有过的体面、聪明、威武的形象还印在人们的心头，和后来的伤病、憔悴、惨死形成着巨大的反差。因为死得悲惨，雷一嫂便怀着补偿丈夫的心情，决心给丈夫一种较为体面的安葬，她想打一口棺材，但没有钱，没有可以卖出的家产。在那种人人自危、朝不保夕的日月里，没有人借得起这笔钱。雷一嫂只好将几亩赖以活命的佃田转佃出去，凑出钱来，买一口她看着像模像样的棺材，埋葬了她的雷哥哥。

男人是天，女人是地。雷家的天塌了，另一根擎起雷家之天的柱子还没能竖起——他就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再伢子。父亲死时，他刚满十二岁。所有的雷家人和远亲近邻都记得：再伢子像父亲一样精明，像母亲一样漂亮。三岁懂事，五岁拔草，七岁插秧，十岁打柴，十二岁当童工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那是父亲死后的一天早上，他再也不忍

看着妈妈长吁短叹，一筹莫展，终于以小大人的姿态，以一种与十二岁不相称的口吻恳求妈妈：“妈，我长大了，找点事我做吧！”

心里装着一肚子苦水的妈妈早就看出大儿子的心事，此时此刻，她又是无奈，又是担忧，更是悲伤。她把儿子搂在怀里，孤儿寡母哭作一团。她拼命摇着头阻止儿子：“再伢子，你不能出去做事情，你太小，太瘦，妈妈不放心……”

但是，她心里明白，儿子一定要出去，出去找一条生路，哪怕去要饭，也不要饿死在简家塘的茅屋中。她膝下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雷锋，她不能饿死他，肚子里还有那即将降生的遗腹子，不知是男是女……去吧，去吧，都交给上天去打发吧，为娘的到了这一步，还能顾上什么呢！

就这样，再伢子只身一人，随着乡亲去了离家三百余里的津市，到一家机械厂当了童工。他小小的年纪，经不起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的折磨，不久就得了“童子癆”（肺结核）。一天，他再也坚持不住，突然昏倒在机器旁，无情的钢铁轧伤了他的胳膊和手指，白骨露出了皮肉。狠毒的资本家见再也不能从这个孩子身上榨出油水，就把他赶出了工厂。

再伢子一步一晃，好不容易回到家里。他的模样全变了，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枯瘦如柴，如木人儿一般，胳膊和手用破布包着、吊着，发出腥臭气。雷一嫂见他扑进门来，先是一怔，一刹间便明白了一切，不禁搂住儿子大哭不止。在娘仨的哭声中，雷锋的美梦彻底破灭了：在此之前，妈妈用来哄他的话从来都是“等你哥挣钱来……等你哥买糖来……”如今，他终于盼来了哥哥，认出了哥哥，得到的只是哭了一个晚上。

家中早已负债累累，衣食无着，哪有钱为儿子治病。她最后只有一个办法，到寺庙中拜佛，祈求神灵的保佑。神灵不保佑穷人，不保佑雷家的任何一位。再伢子雷正德的手伤刚见愈合，又到江边荣湾镇一